



四个女子坐在墨西哥一带的加勒比海的沙滩上,我没看到她们下水,所以觉得她们是从海里走上来的。但是她们穿着泳衣,她们坐在沙滩上,看着大海,海水涌上来,一次次淹没她们的腿。去还是不去,这是面对大海时,一个很尖锐的问题。只有麻木不仁的傻子,才会在面对这种惊心动魄的辽阔时将它视为游泳池。就是野兽也不敢贸然闯入大海,它们浅尝辄止。

大海并不像普希金想象得那么自由,它早已被文明赐封了一大堆意义。大海一直都朝世界的演员开放,任何人只要面对大海,就具有了某种含义。关于大海的电影镜头是导演们最容易出彩的镜头之一,只要主角奔向大海,面对大海,这部电影就轻而易举地唤起观众的激情。没有比那句“面对大海,春暖花开”更媚俗的诗句了。也没有汉语的这个感叹词更深邃的了:嗨……低缓,就像一行海水。

迄今为止,人类关于大海的一切都是浅尝辄止。没有人能深入到大海的内部。无论诗歌,哲学、科学、艺术、商业等等,对于大海都只能浅尝辄止。哪怕你驾驶着潜水艇,你还只能想象那个深处。没有比潜水艇更浅薄的了,它甚至比沙滩上的这几个女子更浅,被看不出深度的水包围着。那些一意孤行,执意要深入的人,从来没有从这个深处回来过。大海意味着它之外的一切,永远只能位于肤浅,大海是造物主创造出来提醒我们宿命的肤浅的。大海这种东

### 加勒比海边

——暗盒笔记之二十五  
于坚 文、摄影



西,你离它越远,它越深。它的深度在与它真实的深背道而驰,世界只是从大海觉悟到深存在,它要深刻,只能将语词驱赶向别处。

世界上那些最有深度的作品都不是关于大海的。关于大海的作品,我以为是世界文学中最做作肤浅的一类,因为它们太被深度所诱惑。它们的深度不比那艘潜水艇深多少。任何指向大海最深处的努力都是死亡。那个最深处只有抽象的意义,我们为这深邃的意义所诱惑,一次次进入它,企图通过对具体的深的侵略而最终捕获深这头巨兽本身。我们不会对黑暗的星空这样做,我们无力这样做,但是大海太近了,就在海岸公寓的阳台下面。这头关在我们视野之内的巨兽,总是在我们之外走来走去,拖着那床蔚蓝色的席子,有时候它将席子翻过来,那是一张狂暴的脸,愤怒地裂开着,喷出眼泪或者洪流。它的正反两面我们都见过,平静安详如祖母的,乖戾狂怒如暴君的,但我们还是不知道大海是谁。就像动物园里的客人,当我们排队赶来,那头野兽在天空的大玻璃下面走来走去,叼着漫长的波浪,它在干什么,它是谁?这位躺在深渊之上的斯芬克斯,将一团团谜语抛起又落下,我们一次次去看大海,一次次在离开的时候回头张望。

这四个女子一直坐在那里,就像刚刚从大海的产床上被分娩出来。她们一出生即刻就成熟了,像那些最古老的哲人那样,她们望着深处。

### 阅读札记

阅读李娟的这本《这世界所有的白》,让我看到了当下文学界中散文作为弱势文体的逆袭和自信。更让我看到了她那种直接、纯粹,粗粝中夹带细腻的语言魅力。特别是她所描述的多民族共融的独特村庄中那些故事、人物,给我一种直指人心的酸楚和感动。她对苦难的描述可以做到这样节制、从容,不动声色。这是她面对苦难的一种风度,这样的风度,透着一种自尊感,令人肃然起敬。

而舒飞廉《草木一村》中描述的乡村,是一种南方湿漉漉的又有些阴冷和四季分明的乡村。和我内心对乡村的认知更为接近。舒飞廉在写乡村诗意优美的一面的同时,也写

到了物质文明进程中乡村旧有的土地伦理秩序的被破坏,新的伦理没有建立起来,在这样的历史夹缝中的乡村人的迷茫、沉沦和不知所措。新的土地伦理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,作者没有给出答案,他也不能给出答案。这是属于我们整个时代的困境。所以,在此意义上,《草木一村》更像是一曲赞颂旧时江南乡村美丽风景的挽歌。

那是50年前的初恋。大学一毕业就有人为我介绍了一位医学院毕业的女生,无论品貌还是专业,她都比我强多了。我是学理工的,有些笨嘴拙舌,于是就写情书。但文笔太差,只好三言两语后就大量抄袭中外名著,像《诗经》中“关雎”之类的佳句或全诗。

有时为了表现自己,还用外文原文的。如普希金的《致凯恩》,英格兰诗人彭斯的《我爱像一棵红红的玫瑰》等。

她最喜欢《致凯恩》,曾经不止一次地要我背诵。在公园的小径上,我轻轻地背诵着:“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,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,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,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”,她的脸上会泛出一片红晕。

没多久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她珍藏的我那束充满“封资修”的情书,批判之后把她送进了牛棚。我们家是历史上“阶级斗争”的

## 致命的情书

李思源

“老运动员”,所以也只能掩面而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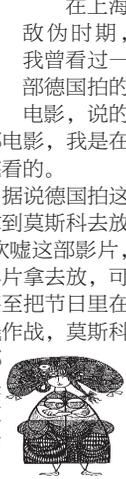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因为边疆严重缺医生,就把她送到新疆去“戴帽立功”,她曾几次自杀未遂。

我总感到是我害了她,几次想联系她,并表示我愿意像“十二月党人”的妻子们义无反顾地陪着丈夫充军西伯利亚那样去新疆。她拒绝了,要我照顾好家

## 二战时一部德国电影

在上海敌伪时期,我曾看过一部德国拍的电影,说的是俄国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故事。这部电影,我是在今延安中路陕西路口当时的金门电影院看的。

那时候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,据说德国拍这部电影,是准备攻下莫斯科以后把它拿到莫斯科去放的。当时法西斯德国非常骄横,极力吹嘘这部影片,自以为一定能把莫斯科拿下来把这部影片拿去放,可是守卫莫斯科的苏联军队英勇抵抗,甚至把节日里在莫斯科红场受检阅的军队直接派往前线作战,莫斯科始终没有被德国军队攻陷。那么,这部德国电影也就没有机会到莫斯科去放映了,德国人拍这部电影也就只能是自吹自擂一番。这就是我看过的一部法西斯德国影片。



一个个旧书摊快速地扫描过去,当我的目光与《手风琴演奏法》一书相遇时,刹那间撞出了火花,昔年的记忆瞬间被擦亮了。我默默地念叨着:手风琴哟手风琴。

我五音不全,不谙声律,是个十足的“音盲”。而一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

## 手风琴哟手风琴

万叶书店出版的音乐专业书,何以在我心灵上引起如此深的触动,我想,一定有其内蕴的缘由在焉。可以说,手风琴是我平生认知的第一种乐器。

“文革”后期,政治气候稍有宽松。有一年,开始保送部分优秀知识青年进高等院校学习,时称“工农兵大学生”。几年后,他们完成学业,充实到青黄不接的教师队伍。记得,我就读的吴泾中学也分配进多位这样的青年老师,分别教政治课、历史课、物理课等。给我印象至深的,是教音乐的陈大鹏老师。那天,上课铃响过,同学们如乱鸟归林,叽叽喳喳地回到自己座位上。此时,从教室门外昂首健



《手风琴演奏法》书影

步走进一位年轻教师,他身材魁梧,令同学们刮目相看肃然起敬。更为吸引眼球的是,他的胸前挎着一架崭新的绛红色手风琴。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乐器,当初根本不知此为何物。陈老师自报家门后说:“从今天起,你们班的音乐课由我来上,第一课从简谱讲起。”说着,他转身在黑板上沙沙地写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后说道:“简谱很简单,就这七个阿拉伯数字,它读或者唱是多、来、米、发、梭、拉、西。”在七个数字下,他分别写下这七个汉字。写毕,他拉开手风琴立马演示,用手指弹出这七个音符来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手风琴发出的清脆琴声。太美妙了,手风琴的琴声真是好听啊。以后,每次上音乐课,陈老师都会挎着这架手风琴,教我们唱歌。课余,他还组织学生合唱队,我滥竽充数,参加各种歌咏比赛。在陈老师的手风琴伴奏下,唱肖华将军作词、吕驥作曲的《长征组歌》,唱抗战歌曲《在太行山上》等。从二年级到毕业的三年间(当初中学为四年制,不分高中初中),常有手风琴悠扬的旋律萦绕耳畔,真是一种难得的音乐艺术熏陶。

我知道自己没有音乐天赋,最终因爱好写作而走上文青之路。不久,妹妹走出很想学手风琴。我一听乐了,当即夸下海口说:阿哥支持你。立马从我刚踏上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月三十多元工资中,取出一半,给她凑个整数,买了一架上海手风琴厂出产的“百乐牌”六十六贝司手风琴。以后,天天看着妹妹练琴的姿势,我亦喜滋滋的。琴声给单调的家庭生活平添了几多生机。虽然,妹妹也没以音乐为业,直至退休吃的都是“财务饭”,但那架手风琴至今仍珍藏着,这是一种记忆,一种象征。每次她取出给我看时,总能引起我一番感慨,那是在困难时期,一架凝结着兄妹情谊的手风琴啊!

后来,在阅读有关苏联战争题材的翻译小说时,常常见到书中插图有不少手风琴的画面。在共青团的篝火晚会上,在战斗胜利的欢庆场面中,手风琴是绝对唱主角的演奏

## 水调歌头 丙申生日

郁钧剑

生命是根草,春到又发青。万千颜色光景,难过是枯荣。忍在桃坞埋冢,再把东篱扫净。忙碌性情中。瑞雪不知恨,天地一场空。

道虽在,艰苦懂,固执从。精神尚好,门外时令淡然听。园养松竹心境。案润诗书德行。耳顺且融融。日子当如寄,风月任匆匆。



正是大兴安岭绿出亮光的时候,我跟随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内蒙古根河市。举目环望,只见四周群山起伏绵延,城中的潮查河静静流淌,楼群之间街道两侧尽是花草树木。这座中国最北最纯粹的林业县城,称得上天造地设。

这天下午,我们来到市郊的敖鲁古雅民族乡,拿一把鄂温克人赠送的表示祝福的杜香草走进山林看驯鹿。鄂温克的驯鹿很神奇,其鹿角似鹿非鹿、头似马非马、身似驴非驴、蹄似牛非牛,所以俗称“四不像”。据说姜子牙和圣诞老人的坐骑就是驯鹿。

当主人敲响用蹄壳做的盐罐时,喜欢舐盐的驯鹿们就像集合一样,从四处纷纷跑来。那些鹿崽跟鹿妈妈相依相偎,撒娇吃奶,挺逗人的。主人说,鹿崽生下4个小时就能行走,可半年以后甚至两年才断奶,真的调皮又可爱。这些驯鹿通人性,不咬人不踢人,也不认生。十几位作家都捧着苔藓一把把地去喂,听鹿叫,跟鹿玩,都快乐成撒欢的驯鹿了。

## 根河

王忠范

敖乡那错落有致的栋栋民居,鄂温克木刻楞式的特色与欧式建筑风格相融相济,和谐、大方、漂亮。走进鄂温克人家作客,喝鹿奶,吃肉干,看桦皮工艺品和各种家用电器,感受既古老又现代的民族生活,别有一番韵味。然后参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驯鹿文化博物馆,看3个展厅的实物、图片和录像,作家们仿佛穿越在鄂温克人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之中,长了见识。

黄昏时分,敖乡西侧那几座高高的尖尖的撮罗子,紧偎着并不高大的山,宁静,默然,好像独守着一截历史和那轮落日。撮罗子对衬着现代的建筑,尤显古朴、深邃、久远。我没有走过去,只是瞭望,发现暮色四合中撮罗子的影子模糊了,尽管依然坚韧。身边的那些人都走了,只剩下我一人。

又一日,车到静岭,高高矗立的冷极标志吸引大家围观。在中国,根河的冬天最冷,绝不是瞎说。央视记者做过演示:拿一根麻绳放进水瓶子,再把麻绳扯出来,几秒钟后麻绳冻成冰棍了。在冷极的标志下,作家采风团合影留念,头上是夏日的太阳与冬天的冰溜子。

下山到冷极人家作客,村妇打扮的女主人摆出一桌山里饭菜:黑木耳、野蘑菇、小笨鸡、河鱼、山菜……大家吃得欢快,满嘴生香。

女主人说,冬天若能来冷极人家,可以睡土炕、烤火炉、做冰灯、包饺子、放鞭炮,再到山上观雪、玩雪、亲近雪、体验雪,那就是一个爽。

离开时,女主人把我们送上车,她招手说,最寒冷的地方是最给力最热情的地方。这多么天过去了,每每想起根河,就想到这句话:最寒冷的地方最给力最热情。

还有那群驯鹿、那些撮罗子、那鄂温克人家。



乐器。我想,手风琴虽属西洋乐器的“舶来品”,但因为它方便实用,悦耳动听,也因为那时苏联老大哥的大力倡导,自然从五十年代起在我国流行了起来。这册《手风琴演奏法》就是一个见证。它从1952年6月20日初版,到年底12月20日的半年时间中,先后印了四次,共一万一千册之多。从这个印刷数来看,可以说明当年手风琴在我国的普及程度。出版此书的万叶书店,是多才多艺的钱君甸先生在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创办的。它致力于音乐在我国的普及工作,先后出版了两百余种音乐专著,《手风琴演奏法》即是其中的一种。钱君甸与奚小彭一起,为此书绘制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封面,一看即知是有着“钱封面”之誉的钱氏风格。此书分两大内容,一是手风琴概述,二是手风琴乐谱。除了有苏联歌曲《喀秋莎》《共青团员之歌》等,还有不少中国民歌,如陕甘宁民歌《太阳出来了》等。可见,手风琴在各种乐器中最贴近民间,亦最受民众欢迎。

时下,由已难见手风琴的踪影,它似乎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少儿们喜欢乐器的,亦大多选择钢琴或小提琴。作为曾经风行一时的手风琴,真该进乐器博物馆了。



## 十日谈

化大都市埋藏着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,明起请看一组《红色记忆》。